

拜登總統就阿富汗局勢講話：我堅定地支持我的決定

就目前的阿富汗局勢，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8月16日在白宮東廂作出瞭如下講話。

拜登向媒體表示，“下午好。我今天想談談阿富汗不斷發展的局勢，上周發生的事態，以及我們為應對迅速演變的事件所採取的措施。我的國家安全團隊和我一直在密切關注阿富汗當地的局勢，並迅速採取行動，執行我們為應對各種突發事件而制定的計劃，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快速崩潰。”他說，“我稍後會更多地談及我們正在採取的具體步驟。但我想提醒大家，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美國在阿富汗的利益是什麼。”

拜登說，“近20年前，我們帶著明確的目標進入阿富汗：抓住那些在2001年9月11日襲擊我們的人，並確保基地組織不能利用阿富汗作為基地再次襲擊我們。我們做到了這一點。我們嚴重削弱了基地組織和阿富汗的實力。我們從未放棄對奧薩馬·本·拉登的追捕，我們抓住了他。”拜登說，“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們在阿富汗的任務本來就不應該是國家建設。它從來不應該是創造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民主國家。我們在阿富汗的唯一重要的國家利益今天仍然是一如既往的：防止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

拜登說，“我多年來一直主張，我們的任務應該嚴格集中在反恐上，而不是反叛亂或國家建設。這就是為什麼我在2009年擔任副總統時反對增兵的提議。這就是為什麼作為總統，我堅決要求我們把重點放在2021年我們今天面臨的威脅上，而不是昨日的威脅。”他說，“今天，恐怖主義威脅已經遠遠超出了阿富汗。索馬里的青年黨、阿拉伯半島的基地組織、敘利亞的支持陣線、試圖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建立哈里發並在非洲和亞洲多個國家建立附屬機構的伊斯蘭國”。

拜登說，“這些威脅值得我們關注並提供資源。在我們沒有長期軍事存在的多個國家，我們對恐怖組織進行有效的反恐任務。如果有必要，我們在阿富汗也會這樣做。我們已經發展了反恐超視距能力，這將使我們能夠牢牢盯住該地區對美國的直接威脅，並在必要時迅速果斷地採取行動。”他說，“當我上任時，我繼承了特朗普總統與塔利班談判達成的一項協議。根據他的協議，美軍將在2021年5月1日之前撤出阿富汗，也就是我上任後三個月多一點。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軍隊已經從大約15500名美軍縮減到2500名駐阿部隊。而塔利班正處於自2001年以來最強大的軍事狀態。”

拜登說，“作為你們的總統，我必須做出的選擇是，要么貫徹執行該協議，要么準備在春季戰鬥季節中重新與塔利班作戰。5月1日之後就不會有停火了。5月1日之後沒有保護我們部隊的協議。5月1日之後，沒有美國人傷亡的穩定現狀。只有一個冷酷的現實：要么落實撤軍協議，要么衝突升級，讓數以千計的美國軍隊重新投入阿富汗的戰鬥，並蹣跚進入衝突的第三個十年。”

拜登說，“我堅定地支持我的決定。經過20年的時間，我深刻地認識到，從來沒有一個撤出美國軍隊的好時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仍然在那里。我們清楚地知道風險的存在。我們為每一個突發事件做了計劃。但我總是向美國人民承諾，我將對你們坦白。”他補充說，“事實是，這確實比我們預期的要快。那麼發生了什麼？阿富汗政治領導人放棄了，逃離了這個國家。阿富汗軍隊崩

潰了，有時沒有嘗試戰鬥。如果有的話，過去一周的發展加強了現在結束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參與是正確的決定。”

拜登說，“美國軍隊不能也不應該在阿富汗部隊不願意為自己打的戰爭中作戰和犧牲。我們花費了超過1萬億美元。我們訓練和裝備了一支約30萬兵力的阿富汗軍隊。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裝備。這支部隊的規模比我們許多北約盟國的軍隊都要大。我們給他們提供了他們可能需要的所有工具。我們支付他們的工資，為他們的空軍提供維護，這是塔利班所沒有的。塔利班沒有空軍。我們提供了近距離空中支援。我們給了他們一切機會來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我們不能提供給他們的是為這個未來而戰的意願。”

拜登說，“存在一些非常勇敢和有能力的阿富汗特種部隊單位和士兵。但是，如果阿富汗現在無法對塔利班進行任何真正的抵抗，那麼一年、再一年、五年或二十年，美國軍隊在當地駐足就不能起到任何作用。”他續指，“以下是我的核心觀點：在阿富汗自己的武裝部隊不願意的情況下，命令美國軍隊出手是錯誤的。阿富汗的政治領導人無法為他們人民的利益走到一起，無法在關鍵時刻為他們國家的未來進行談判。當美國軍隊留在阿富汗為他們承擔戰鬥的重任時，他們永遠不會這樣做。而我們真正的戰略競爭者，中國和俄羅斯，最希望的就是美國繼續將數十億美元的資源和注意力無限期待投入到穩定阿富汗的工作中。”

拜登說，“當我6月在白宮接待加尼總統(Ashraf Ghani)和阿卜杜拉主席(Abdullah Abdullah)時，以及7月我再次與加尼通電話時，我們進行了非常坦誠的交談。我們談到了在美軍離開後，阿富汗應該如何準備他們的內戰。肅清政府中的腐敗，以便政府能夠為阿富汗人民發揮作用。我們廣泛地談論了阿富汗領導人在政治上團結的必要性。他們沒有做到這一點。我還敦促他們開展外交活動，尋求與塔利班達成政治解決。這一建議被斷然拒絕。加尼先生堅持認為阿富汗部隊會戰鬥，但顯然他錯了。”

拜登說，“因此，我不得不再次問那些主張我們應該留下的人。當阿富汗軍隊不願意時，你們還要讓我派多少代美國的兒女去打阿富汗的內戰？還有多少生命、美國人的生命，值得阿靈頓國家公墓還有多少無盡的墓碑？我很清楚我的答案。我不會重複我們過去犯過的錯誤。在一場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衝突中無限期待停留和戰鬥，在一個外國的內戰中加倍努力，試圖通過美國軍隊的無休止的軍事部署來重塑一個國家，這種



錯誤。這些都是我們不能繼續重複的錯誤，因為我們在世界有重大的重要利益，我們不能忽視。”拜登說，“我也想承認這對我們許多人來說是多么的痛苦。我們在阿富汗看到的場景，它們令人心碎，特別是對我們的退伍軍人、我們的外交官、人道主義工作者、對任何在當地花時間支持阿富汗人民的人來說。對於那些在阿富汗失去親人的人，以及在阿富汗為我們的國家戰鬥和服務的美國人來說，這是深深的、深深的個人問題。這對我來說也是如此。”

拜登說，“我和其他人一樣長期從事這些問題的研究。在這場戰爭中，當戰爭進行時，我一直在阿富汗各地，從喀布爾到坎大哈，到庫納爾谷。我曾在四個不同的場合去過那里。我與人民見面。我與領導人交談過。我和我們的部隊在一起，我親身瞭解到在阿富汗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因此，現在我們專注於什麼是可能的。”

拜登說，“我們將繼續支持阿富汗人民。我們將以我們的外交、我們的國際影響力和我們的人道主義援助來領導。我們將繼續推動區域外交和參與，以防止暴力和不穩定。我們將繼續為阿富汗人民、婦女和女孩的基本權利大聲疾呼，就像我們在全世界各地大聲疾呼一樣。”他說，“我一直很清楚，人權必須是我們外交政策的中心，而不是邊緣。但做到這一點的方法不是通過無休止的軍事部署。而是通過我們的外交、我們的經濟工具和號召世界加入我們。”

拜登說，“讓我介紹一下目前在阿富汗的任務。我被要求授權，而且我也授權了，6000名美國部隊部署到阿富汗，目的是協助美國和盟國的文職人員離開阿富汗，並將我們的阿富汗盟友和脆弱的阿富汗人疏散到阿富汗境外的安全地帶。我們的部隊正在努力確保機場的安全，並確保民用和軍用航班的持續運行。我們正在接管空中交通管制。我們已經安全地關閉了我們的大使館並轉移了我們的外交官。我們的外交人員現在在機場也得到了鞏固。”

拜登說，“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打算把一直在阿富汗生活和工作的數千名美國公民運送出去。我們還將繼續支持文職人員的安全離開，仍在阿富汗服役的我們盟友的文職人員。我在7月宣佈的‘盟友避難行動’(Operation Allies Refuge)已經將2000名有資格獲得特別移民簽證的阿富汗人及其家人轉移到美國。在未來的日子裡，美國軍方將提供援助，將更多符合特別移民簽證條件的阿富汗人及其家人遷出阿富汗。”

拜登說，“我們還在擴大難民準入，以涵蓋為我們的大使館工作的其他脆弱的阿富汗人。美國非政府組織和美國新聞機構中本來就有很大風

險的阿富汗人；我知道有人擔心我們為什麼不早點開始疏散阿富汗平民。部分答案是一些阿富汗人不想早點離開，仍然對他們的國家充滿希望。還有一部分是因為阿富汗政府及其支持者不鼓勵我們組織大規模的撤離，以避免引發，正如他們所說的，信任危機。”

拜登說，“美國部隊正像以往一樣專業而有效地執行這一任務。但這並非沒有風險。在我們執行這次出發時，我們已經向塔利班明確表示。如果他們襲擊我們的人員或破壞我們的行動，美國的存在將是迅速的，反應也將是迅速而有力的。如果有必要，我們將以毀滅性的力量保衛我們的人民。我們目前的軍事任務時間短，範圍有限，目標集中。儘可能安全、迅速地救出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盟友。而一旦我們完成了這一任務，我們將結束我們的軍事撤退。我們將在長達20年的流血衝突後結束美國最漫長的戰爭。”

拜登說，“我們現在看到的事件可悲地證明，再多的軍事力量也無法提供一個穩定、統一、安全的阿富汗，在歷史上被稱為帝國的墓地。現在發生的事情可能在5年前或15年後同樣容易發生。我們必須誠實，我們在阿富汗的任務在過去20年中犯了许多錯誤。”

拜登說，“我現在是第四位在阿富汗主持戰爭的美國總統。兩位民主黨人和兩位共和黨人。我不會把這個責任轉嫁給第五位總統。我不會誤導美國人民，聲稱只要是在阿富汗多花一點時間就會有很大改觀。我也不會逃避我對我們今天的處境以及我們必須從這裡向前邁進的那份責任。我是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責任由我承擔。”

拜登說，“我對我們現在面臨的事實深感悲哀。但我不後悔我決定結束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並保持對我們在那里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反恐任務的激光關注。我們在阿富汗削弱基地組織的恐怖威脅並殺死奧薩馬·本·拉登的任務是成功的。我們為克服幾個世紀的歷史並永久地改變和重塑阿富汗所做的幾十年的努力並不成功，我寫道並相信它永遠不可能成功。”

拜登說，“我不能也不會要求我們的部隊在另一個國家的內戰中無休止地戰鬥，造成人員傷亡，遭受破壞性的傷害，使家庭因悲痛和損失而破碎。這不符合我們的國家安全利益。這不是美國人民想要的。這不是我們的部隊在過去20年中作出如此大的犧牲所應得的。我在競選總統時向美國人民承諾，我將結束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介入。雖然這很艱難，很混亂，而且，是的，遠非完美，但我已經履行了這個承諾。”

拜登說，“更重要的是，我向為這個國家服務的勇敢的男女作出承諾，我不會要求他們繼續在早就應該結束的軍事行動中冒生命危險。當我作為一個年輕人來到這裡時，我們的領導人在越南做到了這一點。我不會在阿富汗這樣做。”

拜登說，“我知道我的決定會受到批評。但我寧願接受所有這些批評，也不願意把這個決定傳給另一位美國總統，又一位，第五位總統。因為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對我們的人民來說是正確的決定。對我們冒着生命危險為我們的國家服務的勇敢的軍人來說是正確的。這也是對美國的正确決定。”他最後說，“謝謝你們。願上帝保護我們的部隊、我們的外交官和所有在危險中服務的勇敢的美國人。”

有關阿富汗戰爭的幾個問題

2014年，是阿富汗戰爭傷亡最為慘重的一年。那一年北約國際部隊結束了在阿富汗的戰鬥任務，將安全責任交給了阿富汗軍隊。

在阿富汗政府幾乎沒有參與的情況下，2018年美國和塔利班之間開始和平談判，並於2020年2月在卡塔爾達成了撤軍協議：如果塔利班在14個月內遵守協議，美國和北約部隊撤出。

2021年4月，美國總統拜登宣佈撤軍，結束這場“最持久的戰爭”。塔利班是誰？

塔利班，在普什圖語中的意思是“學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在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出後在巴基斯坦北部出現。據信，這個以普什圖人為主的組織首先出現在大部分由沙特阿拉伯的資金資助的宗教神學院，宣講遜尼派一種強硬的伊斯蘭教義。2001年“911”事件後，阿富汗執政的塔利班拒絕交出基地組織首腦本·拉登，美國10月向塔利班發起攻擊。塔利班在橫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圖人地區承諾恢復和平與安全，並承諾在掌權後實施嚴格的伊斯蘭教義。從阿富汗西南部開始，塔利班的影響迅速擴大。

1995年9月，他們佔領了與伊朗接壤的赫拉特省(Herat)；整整一年後，他們佔領了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推翻了布爾漢努丁·拉巴尼總統(Burhanuddin Rabbani)的政權。拉巴尼是抵抗蘇聯佔領的阿富汗聖戰者組織的創始人之一。到1998年，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幾乎90%的地區。

蘇聯被趕走後，阿富汗人出于對聖戰組織過度行為的厭倦和對內訌的不滿，普遍歡迎新出現的塔利班。塔利班早期的受歡迎，也與他們成功鏟除腐敗、遏制不法行為，並使道路安全和他們控制下的地區變得安全繁榮有直接關係。

但是，塔利班引入或支持伊斯蘭教的懲罰措施，如公開處決犯有謀殺罪或通姦罪的人，對盜竊罪犯的懲處是砍手砍腳。男子被要求留鬍子，婦女必須穿上罩住全身的長袍。

塔利班還禁止電視、音樂和電影，並且反對10歲以上的女孩上學。他們被指控有各種侵犯



當塔利班拒絕交出本·拉登後，美國于2001年10月7日開始對阿富汗開始採取軍事行動；當年11月13日，美國支持的反塔利班武裝攻入首都喀布爾，推翻了塔利班的政權。

按照美國原定的反恐計劃，要在阿富汗實現民主徹底清除恐怖主義威脅。但是下台後的塔利班武裝雖然在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下迅速潰敗，卻又開始在阿富汗各地重新集結。

在阿富汗戰場上，美國儘管獲得北約盟國的大力支持，並扶持新的阿富汗政府于2004年接管政權，但重新集結後的塔利班開始了一場針對盟軍和阿富汗政府軍的游擊戰，經常發動武裝襲擊，造成盟軍和平民的慘重死傷。

面對塔利班的攻勢，2009年美國新一任總統奧巴馬決定向阿富汗“增兵”，駐阿富汗美軍曾多達14萬人。塔利班雖然再次被擊潰，但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仍然持續。

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耗資近一萬億美元，數千軍人死亡。

隨著塔利班在阿富汗捲土重來，一個顯而易見問題是，塔利班會再次接管這個國家嗎？

阿富汗塔利班代表走訪中國、俄羅斯等大國，與高層人物對話，標誌著這一政治力量在國際間獲得承認。

但是，6月份的一份美國情報評估報告認為，阿富汗政府可能在美國軍隊離開後的六個月內倒台。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其他機構的研究，到8月初，塔利班已經控制了阿富汗全國約一半的地區。

美國說，它將保留650至1000名士兵，以守衛美國大使館、喀布爾機場和其他關鍵的政府設施。塔利班表示，任何留下的外國部隊都可能成為攻擊目標。

另一個主要擔心是阿富汗再次成為恐怖主義的訓練基地。

塔利班表示，他們將完全遵守和平協議，並防止任何團體利用阿富汗作為攻擊美國及其盟國的基地。他們說，塔利班的終極目的只是為了建立一個“伊斯蘭政府”，並不會對任何其他國家構成威脅。

但許多分析人士認為，塔利班和“基地”組織是密不可分的，後者的戰鬥人員大量滲透並從事訓練活動。

另外不要忘記的是，塔利班並不是一個中央集權、團結一致的組織。某些領導人可能不希望惹麻煩來讓西方保持沉默，但某些強硬派卻可能不願意切斷與“基地”組織的聯繫。

至於“基地”組織到底有多少實力，它是否有能力重建其全球網絡，也不為外界所知。

